

吉林人民出版社



白话绣像

东周列国志

③

【明】冯梦龙
【清】蔡元放
赫历 晨鹤 新编



●白话绣像●

东周列国志

③

〔明〕冯梦龙 〔清〕蔡元放 编
赫 历 晨 鹤 新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楚庄王召集群臣，商议如何打败晋国之事。

群臣知道楚庄王想和晋国决一胜负的主意已定，便纷纷献计献策。

公子侧沉思良久，进谏道：“在诸侯国中，我们楚国和齐国关系最好；而若论诸侯与晋的交往，关系密切的莫过于宋国。宋国对晋国可算得上是尽心竭力，忠心不贰。如果我们兴师伐宋，晋国必定会出兵相助，到那时它忙于救宋，对郑已无暇顾及，更谈不上和我们楚国争夺郑国。”

“你的计策虽然很好，但却没有机会。”楚庄王不无忧虑地说。

“怎么会没有机会？”公子侧反问一句。

“自从先父成王率兵在泓地打败宋军，射伤宋君的大腿，宋国忍气吞声，并未寻衅滋事。等到了厥貉会盟，宋君主亲自承受罪罚。后来昭公被弑杀，鲍继承君主之位，如今已18年了。我们讨伐它以什么为名呢？”

公子婴齐说：“这并不是件难事。齐侯多次来要和我国和亲，我们一直没有答复。现在可以派人到齐国回礼，路过宋国时，可以对宋不加理睬，也不带借路的文书，以此来试探一下宋国。如果宋国不计较，是怕我们，君主会盟时就不必担心宋国不从；如果宋国认为我们使臣没有借路文书是无礼之事，侮辱我国使臣，我国正好师出有名攻打郑国。”

“这倒是好事，可是又派谁去呢？”楚庄王觉得公子婴齐说得有理，便已决定采纳公子婴齐的意见。

公子婴齐奏道：“申无畏曾随同先王去参加厥貉会盟，这个人可以出使齐国。”

于是楚庄王召申无畏出使齐国，商量定亲一事。

申无畏启奏道：“去齐国必然要经过宋国；需要有借路的文书，送给宋国检验，才可通过。”

“你怕宋国阻挡你，不让你过吗？”

“主公，我是担心。以前厥貉会盟时，各诸侯国君主在孟诸打猎，宋侯违背大王命令，我捉住他的仆人，把他的仆人杀了，宋侯肯定特别恨我；现在虽是事隔已久，但宋人的仇恨只会越久越深。我此行如果没有楚国的借路文书，无疑是羊入虎口，宋人非杀了我不可！那样，臣就不可能完成使命了。”

“你不用担心，我在给齐王的文书上把你的名字申无畏，改为申舟不就行了。”

申无畏一脸为难之色，他猜想不出楚庄王为什么在这样一件有关礼仪的小事上如此斤斤计较。或许是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可是想一遍自己所作所为，没有做对不起楚国的事。那么是楚庄王想借楚国之威，有意藐视宋国？这对于我可太危险了！

“主公，名字可以改，可模样却改不了啊！”

楚庄王见申无畏沉吟良久，不由得大怒：“宋国若真敢杀你，寡人一定要发倾国之兵，杀它个片甲不留，灭了宋国，为你报仇雪恨！”

申无畏见楚庄王怒气冲天，不敢再说什么，拿了楚庄王给齐侯的文书，无可奈何地回到家中。

第二天，申无畏领着儿子申犀，拜见楚庄王：“臣若以死殉国，是我分内之事，我毫无怨言；只望主公能好好看顾我这个

儿子。”

楚庄王看着这一老一小，认为为打败晋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牺牲一个人又算什么呢？他对申无畏挥挥手：“寡人自会处理，你父子不要过虑。”

申无畏领了出使齐国的礼物，拜别楚庄王出城。

申犀送父亲申无畏上路。一路上父子俩沉默不语，步履非常沉重。

“父亲，我真为你担心。”

“你不用担心，生死由命，死并不是件可怕的事。”申无畏爱怜地望着儿子。

“你就不能不去吗？”申犀近乎哀求道。

“儿啊，为人臣最重要的品德是对自己的君主忠心耿耿，就是为君主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申犀望着父亲，手拉着父亲的衣角，他是多么舍不得父亲啊。这一别，不知能不能再见到父亲了。申犀的泪水象断线的珍珠一般落下来，打湿了衣衫。

申无畏替儿子擦着眼泪，边擦边说：“儿啊，你长大了。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我这一去，凶多吉少，如死在宋国，你要向庄王恳求，为父报仇！”说完，申无畏大步向前走去，他没有回头。他不想让儿子看到他老泪纵横的样子。

申犀定定地站着，看着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他的视线模糊了，举起手向远方挥着、挥着……

不到一天功夫，申无畏就到了宋国的睢阳城。守关的士兵知道是楚国使臣，便要借路的文书。

申无畏向守关士兵说道：“我是奉楚王之命出使齐国，只有给齐国的文书，并没有什么借路文书。”

守关士兵先留住申无畏，然后飞报宋文公定夺。

宋国当时主掌朝中大权的是华元。他启奏宋文公道：“楚国是我们宋国不共戴天的世仇。今天派使臣赴齐，借路而无文书，这真是欺人太甚！应该杀了这个楚国使臣！”

“我们如果杀了楚国使臣，楚国一定会讨伐我们。我们宋国和楚国相比，只是一个一个小国。它若兴兵打我们，该怎么办呢？”宋文公不无担忧地说。

“受欺侮的耻辱比被攻打更难受！况且，楚国既然欺侮我，必然是想要攻打我；既然如此，先雪耻再说！”

华元派人把楚国使者带到朝堂上来。

“你是楚国使臣申舟吗？”

“在下正是。”

华元仔细端详了一下来人，不觉一愣：“啊！原来你是申无畏！”

申无畏抬起头来，见是华元，真是冤家路窄。

华元一认出是申无畏，怒上加怒，责问道：“你曾杀了我先君的仆人，现在改名想逃脱一死吗？”

申无畏见已无法隐瞒，指着宋文公破口大骂：“你这个无耻之徒！强奸你的祖母，弑杀你的亲侄子，侥幸免于天杀；如今竟要杀大国的使臣，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等我楚兵一到，把你君臣碾为粉沫！”

朝堂之上，一国之君竟被一个使臣骂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华元见势，忙喊道：“来人！割下他的舌头，让他说！”

申无畏虽然没了舌头，嘴里流着血，但他仍唔唔不停，手不断地对宋国君臣指指点点。

华元见状，忙命人把申无畏杀了。

随同申无畏一同来的人，见申无畏被杀，忙驱车逃回楚国，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楚庄王当时正在吃午饭，一听申无畏被杀，怒发冲冠，把筷子使劲摔在地上，一甩袖子，站了起来，立即召见文武大臣。

楚庄王在朝堂上义愤填膺：“宋国竟敢藐视我们堂堂大国，无端杀了我的臣子申无畏，我要起兵征讨它！”

大臣们个个磨拳擦掌。

楚庄王当即拜司马公子侧为大将，申叔时为副将，自己亲自出马，并让申犀做了军正，随军队一起去讨伐宋国。

申无畏是在夏四月被杀，楚兵在秋九月就到了宋国边境，可谓神速！

有诗为证：

明知欺宋必遭屯，君命如天敢惜身？

投袂兴师风雨至，华元应悔杀行人。

楚军把睢阳城团团围住，搭起楼车，高度和城墙等齐，从四面开始攻城。

华元率士兵和百姓在城上巡逻、防守。同时派大夫乐婴齐去晋国告急。

晋景公得知宋国危急，马上要发兵救援，谋臣伯宗劝谏道：“荀林父率众将士，又有 600 辆兵车，在邲城和楚交战而大败，这是天助楚军。这一次去解宋国之围，未必能够成功。”

“宋国和我们晋国关系最密切，如果明知宋国形势危急，却见死不救，那我们就会失掉宋国。”晋景公说道。

伯宗说：“据我看来，楚国离宋国 2000 多里，运粮不便，我看楚国坚持不了多久。它们久攻不下，自然就会退兵。为今之计，我们可以先派一个使者去宋国，就说：‘晋国已派大军来救。’告诉宋国要坚守。这样楚军看相持不下，粮草不足，自己就会走了。我们少了和楚交战的劳苦，又有救宋的功劳。可算得上举两得！”

晋景公认为伯宗说得有理，问道：“谁能出使宋国呢？”

晋景公话音刚落，大夫解扬要求出使。

“这件事还非爱卿不可，你定会胜任！”

解扬领旨出使宋国。他乔装打扮，穿上便服，很快到了宋国城郊。解扬正寻思如何把信送到，却被楚军巡逻兵抓住绑起来，献给了楚庄王。

楚庄王认得是晋将解扬，问道：“你来干什么？”

“我奉晋侯之命，来告诉宋国要坚守城池，等待晋军来救。”解扬直言相告，毫不隐讳。

“噢！你原来是晋国使臣！以前，在北林战役中，你曾被我楚将芈贾抓住，寡人没杀你，放你回国；今天你自投罗网，自蹈死地，还有什么话说？”

“晋、楚本是仇敌，被杀是自然的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解扬不卑不亢。

楚庄王命人搜身，搜出解扬带在身边的晋景公给宋文公的信。

楚庄王看过信后，抬头看看解扬，说道：“宋城被攻破是迟早的事。你如果能按照我告诉你的话说，就说你国中有事，晋侯说：‘急切不能救助，恐耽误你国中事，特派我解扬捎个口信。’这样，宋人必定绝望，自然会投降，这就使两国人民免遭涂炭之苦。你事成之后，留在楚国做官如何？”

解扬低头不语。

楚庄王一看利诱不行，便喝道：“你如果不答应，就杀了你！”

解扬本想拒绝，但担心自己死后没人传达晋景公旨意，便假装答应下来。

楚庄王命人将解扬带到楼车上，并派人督促解扬。

解扬向宋人喊话：“我是晋国使臣解扬。被楚军抓住，迫使

我骗你们投降。你们千万不能投降！我主公将亲自率大军来救你们，很快就到！”

楚庄王听解扬竟没按照自己的话说，忙叫人把解扬带下楼车，斥责道：“你既已答应了我，却又背叛我，你太不讲信用，这回杀你，可怪不得我！”

他叫左右武士将解扬推出去斩了。

解扬面不改色，毫无畏惧，从容不迫地答道：“我没有失信。我如果对你楚国绝对守信，那么就是对我晋国背信弃义。假使你楚国有使臣背叛君主的话，而对别国讲究信义，你认为这是守信呢，还是不守信呢？我请求马上就死，以昭示天下，楚国主张的守信是指臣子对别国，而不是对自己的国家！”

楚庄王叹道：“你所做所为乃是忠臣。忠臣不害怕死！放你回国去吧。”

于是，解扬回国而去。

宋国华元听了解扬的话，修补城墙，更坚定了守城的信心。

公子侧让军士在宋城墙外搭起一座土山，象宋国城楼的样子，自己住在里面，监视城内的情况，城内的一举一动，在土楼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华元也在城内搭起一座土山，与公子侧对峙着。

从秋九月楚军围城起，到第二年夏五月，彼此相持了9个月。睢阳城中，粮草全用尽了，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华元只是用忠义思想来激励将士，百姓为华元感动，甚至有互相交换孩子吃的，也有拣死人尸体煮着吃的，即便这样艰难，在华元的鼓舞下，全城人毫无投降之意。

楚庄王无计可施，正犯愁时，军士来报：“主公，军中的粮食仅够7天的了！”

楚庄王没料到宋城这么难以攻下，他亲自坐上战车，绕着

宋城巡视了一圈，见宋守城军士，精神饱满，军纪严明，军容整齐，不觉叹了一口气，立刻召公子侧，准备商议班师回朝的事。

申犀听说楚庄王想班师，立刻跪在楚庄王车前，痛哭流涕：“主公，臣父是奉命而死的，你说过，他若死了会替他报仇，可现在要班师回朝，不是要对臣父失信吗？”

楚庄王听后，非常惭愧，心里觉着是有些对不起申无畏，无言以对。

申叔时当时正为庄王驾车，献计道：“宋国不投降的原因，是估计我们不能驻军太久罢了。如果我们让军士们建房耕地，表示我们要坚持围攻到底，宋人一定害怕。”

楚庄王连连点头：“妙计！妙计！”于是下令，让军士们沿宋城一带建起营房，建房材料来自宋城外民房，以及砍伐下的竹子、树木等。

楚军全动员起来，每队10名，5名攻城，5名耕种，每10天更换一次。宋国军士们纷纷传说楚军要建房耕地，非攻下宋城不可，人心惶惶，十分害怕。

华元对宋文公说：“楚王没有一点要撤军的意思。晋军救援又不到，怎么办呢？”华元边说边急得团团转，转来转去，忽然叹了一口气：“唉，只有舍命一试了！我要去楚营，劫住公子侧，求他讲和，或许可以使我宋国免遭亡国之难。”

宋文公特别感动：“国家存亡，在此一行，你千万要小心谨慎啊！”

华元事先派探马探清公子侧在土楼的各种情况。到夜半时分，华元悄悄地从宋城用绳索出了城外，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到土楼边上，恰遇上巡逻兵击打着梆子走过来。

“主帅在上面吗？”华元边说边指指土楼。

“在。”

“已经睡了吗？”

“连日辛苦，今晚主公赏赐了他一樽酒，喝完之后就睡了。”

华元走上土楼，守土楼的军士阻止他。

华元说：“我是大臣庸僚。主公派我来，有机密大事要吩咐主帅。因为今日赐酒，害怕主帅喝醉误事，所以特地派我来当面说清，然后让我立刻回去复命。”

军士信以为真，让华元登上土楼。

土楼内灯烛还亮着，公子侧穿着衣服睡着了。

华元直奔公子侧的床，然后用手轻轻地推了推公子侧。

公子侧被推醒了，要转动身子时，可两只袖子已被华元死死压住了。公子侧急忙问道：“你是什么人？”

“元帅，请不要害怕，我是宋国右师华元，奉我主公命令，特地来同你讲和。元帅若同意和解，楚、宋可世代代结为盟好；你若不同意，今晚，就是我俩的祭日！”说完，左手按住卧席，右手在袖中拽出一柄匕首。这匕首雪白锃亮，透着寒光，阴森可怕，华元在灯下又把匕首晃了两晃。

公子侧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慌忙答道：“有事好商量，且不可粗鲁。”

华元听公子侧这么说，收了匕首，谢罪道：“元帅不要见怪！情势危急，使我不能够从容行事。”

“你城中情况怎样？”

“唉！”华元长叹一声：“互相交换孩子吃，拣尸骨煮着吃……情况十分糟糕！”

公子侧一惊，说道：“宋城中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我听说军事上讲‘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是说虚虚实实，以迷惑敌人，你为什么把实情告诉了我？”

华元说：“我听说有一句话：‘君子怜惜别人的困苦，小人利用别人的危难。’元帅乃君子，而不是小人。所以我不敢隐瞒实情。”

一句话说得公子侧心里很舒服，很关切地问道：“那为什么不投降呢？”此时此刻，华元与公子侧似乎已不是敌我间，而是朋友间的促膝谈心。

“虽然国家面临困境，但人民仍有战胜困难的信念。军民同心协力，愿与城池共存亡，怎肯轻易就订城下之盟？倘若你们怜惜我宋国困窘，退师 30 里，我主公愿意归附于楚国，誓无二心！”

公子侧道：“这倒是一件好事。实不相瞒，我军中也只有 7 天的粮草了。若再过 7 天，攻不下城池，也就班师回朝了。至于建房耕田的号令，只是想让你们宋国害怕罢了。明天我一定会禀告我家主公，退师 30 里。你们君臣也要守信哟！”

华元道：“我愿以生命担保，和元帅共立誓词，绝无反悔！”二人发誓已毕，竟都有点意犹未尽。

公子侧提议：“我们二人谈得投机，不如结为兄弟。”华元道：“我正求之不得。”

二人于是结拜为兄弟。

公子侧给了华元一支令箭，嘱咐华元趁天黑快走。

华元有了令箭，走路也有了胆子，不慌不忙，大摆大摇地走到城下，口中打一个暗号，城上放下绳子，把华元吊上城去。

华元连夜回复宋文公。君臣二人欢欢喜喜，专等明天楚军退兵消息。

第二天天刚亮，公子侧便将昨夜华元来访所说情况都告诉了楚庄王：“臣差一点见不着主公。幸亏宋右师华元有仁义之心，不但没杀我，还把宋城中实情告诉了我，诚恳地求我退兵；臣

已经答应了，万望主公降旨！”

楚庄王道：“宋国既已到这种地步，寡人应当攻下它再走。”公子侧本想瞒过庄王自己也把楚军中实情告诉华元一事，但看来不说全了，庄王是绝不肯退兵了。

公子侧叩头道：“可是，主公，臣已经告诉华元我军只有7天军粮了！”

楚庄王一听，勃然大怒：“好一个公子侧！你为什么要把实情告诉敌人呢？”

“主公息怒！宋国，一个区区弱小的国家，还有不骗人的臣子；我们堂堂一个大国，就没有一个吗？所以臣并没隐讳。”

楚庄王一听，怒气顿时没了：“司马言之有理！”

于是，楚庄王传令，退军30里。申犀见楚庄王军令已出，不敢再阻挡，捶胸大哭，口中喊道：“儿子不孝，不能替父报仇！”

楚庄王有些愧疚，派人安慰申犀：“你不要伤心了，主公会成全你的孝心的。”

楚军退兵30里之后，华元先到了楚营，表达了宋文公要和楚国结为盟国的意向。

楚庄王派公子侧随华元入城，与宋文公歃血为誓，永结盟好。

宋文公派华元将申无畏装殓起来，护送申无畏棺材到楚营，而后华元留在楚军中作为人质。

楚庄王班师归楚，厚葬了申无畏，全国几乎都去送葬，葬礼非常隆重。葬礼已毕，又让申犀继承父职，任大夫。

华元在楚国，由于与公子侧的关系，又结交了公子婴齐，和公子婴齐来往密切，特别投缘。

一天，华元和公子侧聚在一起，谈论时事，公子婴齐轻轻

叹了一口气，说道：“晋国和楚国争霸天下，争战不息，不知何时能享太平啊！”

华元接口道：“以我观察，晋国和楚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如果能有人从中斡旋，两国偃旗息鼓，使百姓免于涂炭，士兵免于战争，这确实可算得上是世人的一大幸事！”

公子婴齐听华元语气，似乎华元与晋国也有关系，便试探地问道：“这件事你能胜任吗？”

华元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和晋将栾书交情深厚，当年与晋国和亲时，也曾谈及此事。无奈没人从中撮合。”

第二天，公子婴齐把华元的话，告诉了公子侧。

公子侧并没有惊喜之态，只说：“晋、楚二国还没有厌倦战争，这调解之事时机还没到，你不要轻言此事。”

华元在楚呆了6年，到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8年），宋文公死了，宋共公继位，华元请求回去奔丧，才得以返回宋国。这是后话。

却说晋景公听说楚军围困宋城，坚持不懈，对谋臣伯宗说：“宋人守城可能都守累了。寡人不可对宋失信，我应当发兵去解宋国之困。”

伯宗见晋景公已决定发兵，便也赞同了。

晋景公正要起兵，忽有内侍来报：“潞国有密信到。”

潞国乃是赤狄的另一支，以隗为国姓，子爵，与黎国相邻。

周平王时，潞君赶走黎侯，占有黎地，从此赤狄日益强盛起来。

此时，潞国国君叫婴儿，娶晋景公的妹妹伯姬为妻。婴儿软弱无能，国相酆舒专权。

这酆舒以前还怕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晋国的功臣狐射姑，狐射姑见多识广，德才兼备，酆舒还怕他三分，多少有点顾忌。但

狐射姑死后，酆舒竟肆无忌惮，想迫使潞子和晋国绝交。

酆舒天天想着和晋绝交的事，想来想去便想到伯姬身上，他诬陷伯姬想要让晋灭潞国，犯里通外国之罪，逼迫婴儿吊死了伯姬。

婴儿心中愤愤不平，无奈酆舒大权在握，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杀，他却无能为力。

有一天，酆舒和婴儿到郊外打猎，打猎中途，二人喝了一些酒，不免有点多了，醉后君臣二人玩打弹子，赌谁打的飞鸟最多。

酆舒先打，他特意瞄了瞄，一弹子打出去，没射到飞鸟，倒伤了婴儿左眼。

酆舒把弹弓扔到地上，看都没看婴儿一眼，只笑着说：“射得不准，臣当罚酒一大杯！”他在喝酒中间看着捂着眼睛的婴儿只管乐，全没有愧疚之意。

婴儿看着酆舒不可一世的样子，恨不得扑上去掐死他，无奈力不从心。他眼睛隐隐作痛，恨酆舒恨得牙根发痒，一时间新旧仇恨一齐涌上心头，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屈辱，一转身回宫了。

婴儿回到宫中马上给晋景公写了一封密信，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送了出去，要晋国起兵来讨酆舒之罪。

晋景公看完密信，征求大家意见。谋臣伯宗道：“如果杀了酆舒，那就可以兼并潞地，延及它的邻国，那么狄族土地就都归我们所有。这样以来，我国的西南边界就扩大了，我晋国的兵赋日益充实。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晋景公于是命荀林父为大将，魏颢为副将，出 300 辆兵车，讨伐潞国。

酆舒在曲梁率兵抵挡晋军，他哪里是荀林父的对手，两军

刚一交锋，潞军就大败。酆舒战败后，逃到了卫国。

卫穆公刚和晋国通好，所以酆舒一到，便被穆公关押起来，准备献给荀林父。

荀林父把酆舒押到绛都，然后杀了。

晋师长驱直入，顺利进入潞城，婴儿亲自出迎，荀林父却例数他诬杀伯姬之罪，命人绑上带走，说：“黎人思念他的君主已经很久了。”言外之意要让黎人取代潞人。

荀林父装作顺应民心，想法找到黎侯的后裔，分出 500 户，筑城后让黎侯后代居住，名为复黎，其实则是灭了潞国。

婴儿本想让晋军拯救国家危亡，不料却让晋军灭了潞国，他痛心疾首，自刎而死。潞人为了哀悼他，为他立祠。现在黎城南 15 里，潞祠山就是。

晋景公担心荀林父有所闪失，便亲自统率大军驻扎在稷山。

荀林父取得胜利后，先去稷山献捷，留下副将魏颢，平定赤狄之地，处理战后事宜。

一天，魏颢正领着晋军在辅氏河边巡视，忽见远远地有马奔跑的声音传来，只见扬起的尘土，似乎遮住了太阳，喊杀声震耳欲聋。晋兵一时都愣在那里，不知是谁。

魏颢马上派人打探。

探马只一会儿功夫，便从前哨那里得知：秦国派大将杜回领兵杀来。

秦国为什么会派兵呢？原来秦国与潞国的酆舒素有交往，曾一起谋划过对付晋国，所以一听说晋国讨伐酆舒便马上发兵来救，但没料到晋兵竟如此神速，杀酆舒、抓婴儿、灭潞国，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于是，秦桓公转而命杜回率军来与晋兵争夺潞地。

杜回是秦国有名的大力士。他黑黢黢的脸上—双鼓鼓的眼

睛，仿佛要冒出来似的，一口铁齿钢牙，好象能咬碎坚石。胡须、头发曲曲弯弯，张牙舞爪，一副凶蛮的模样。

杜回神勇无比，一次上青眉山，一天之内打死了5只老虎，扒下虎皮走回家。一时间，杜回名声不胫而走。

秦桓公听到了杜回的威名，马上召见了，亲眼目睹了杜回力举千钧，抡起120斤重的开山大斧，挥舞自如。秦桓公不由得非常欢喜，封杜回为车右将军。

杜回任车右将军后，曾率300名士兵打败了3万之众的峨眉山一带的贼寇，从此威名大振，贼寇闻之丧胆。秦桓公喜不自禁，封杜回为大将。所以这次秦桓公派杜回来，志在必得潞地。

晋将魏颗见来将凶猛，便排开阵势，准备交锋。

杜回仗着自己人高马大，不用战车，抡开开山大斧，率300名武士直冲过来！他“嗖嗖”地抡起大斧，下砍马腿，上砍兵将，分明是一名神煞从天而降！晋兵从没见过如此凶狠的大将，阻挡不住，纷纷后退，躲着那把大斧。晋军招架不了，大败一阵。

魏颗一看硬拼不行，马上鸣金收兵，扎住营寨，下令不准出战。

杜回见魏颗不敢出战，领着300名刀斧手在晋营外又跳又蹦，大喊大叫骂个不停，目的是想激怒晋军。但连续3天，魏颗仍不敢出战。

正在魏颗愁眉不展之际，忽报本国人带兵来支援，指挥官是魏颗的弟弟魏锜。

魏颗忙把魏锜迎进帐中，稍叙离别之情后，魏锜说道：“主公担心赤狄会和秦国勾结，联合对付我们，所以特意派我前来助战。”